

B君喝茶的意思絕對不能相比。他在慣住的鄉土中而能愛他人的鄉土，北京，他慣喝咖啡而能愛他人的土產，茶。我還拘拘的問他物質的報酬，豈不太俗！所以我說：

‘這大概是真的，我只有等你到北京去的時候，以茶報酬你以外，沒有較好點的東西了。’

#### LXXVIII.

### 畏風雪的花蕾之在春日。

與我們同由 Loisieux 到里昂去的，還有一個小孩和他的母親。這小孩年約十二歲，是往里昂就醫配眼鏡去的。據他的母親說，小學教師說的，他的眼睛太近視了，倘若不戴眼鏡，不準他去上學了。

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。當我們同在

車站中的時候，火車遠遠的來，而且嗚嗚的叫，他面龐貼在母親的腰間，全身慄慄的戰抖。我很覺得他之可憐——或者有人覺得他之可笑。然而我同時很羨慕他。年齡長大，頭腦跟了陳舊起來，這是很可哀的，但這還可自主，使頭腦不陳舊；最可哀的，年齡長大，所接觸於頭腦的世界也跟了陳舊起來了。小孩見火車而覺可怕，正如畏風雪的花蕾之在春日，而我却有資格想對他說‘不要怕’了，這是我的悲哀。我十分感激有人以先知的資格教訓我，除出他拿自己不要喫的烏焦的麵包給我，說只要用刀刮去骯髒，焦麵包是很消化的，爲什麼不喫呢？然而我也要爲老前輩伸冤，例如有人問他，這裏的電車價是多少，轉背離開他以後，又立刻說他留學這許多年，除知道電車價是二十五生丁以外，什麼都不知道的。許多先知或後不知都似乎以驕傲之不能離身爲比生命還重要——雖然生命原不能算

是重要的。我卻覺得抑制驕傲還比保持生命重要；而且，或者這就是我惟一的可以對人驕傲的事，——但我還是不敢輕試的。

我敬愛辛苦一生至今扶杖也不能行了的老年人，但我更羨慕見火車而抖的小孩子，他不久將坐在火車中，表明他的勝利，一到里昂，新見繁華城市，而且配上一副眼鏡，給他一個新的天地。我呢，我將見到慣見的里昂，而且或者將被留鬍子或曾經留過鬍子的老留學生們考問說：

‘你在鄉下過了這許多日子，畫了些什麼東西呢？’